





五燈會元卷第十五

青原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
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
落髮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已事未
明往叅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
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
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
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

曰秦時輟轍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廼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臂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

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嶺徧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說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

人天眼目後見靈樹章

曰目前無異路

法眼別云不可無益於人

師乃曰莫道今日謾諸

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

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箇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卽差况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上堂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祇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上堂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

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作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僧來叅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積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曰某甲無氣力師一日打椎曰妙喜世界百雜碎拓鉢向湖南城裏喫粥飯去來上堂諸兄弟盡是諸方叅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待老漢與你大家商量有麼有麼時有僧出擬伸問次師曰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便下座舉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師在文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果子熟也未師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山河大地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釋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菩薩居東土問如何是雲門山師曰庚峯定穴問如何是大修行人師曰一榼在手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濶爲甚麼鐘聲披七條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

積善不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問如何是和尚非時
爲人一句師曰早朝牽犁晚間拽杷舉雪峯云三世
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師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
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上堂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
早是撒屎著汝頭上也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
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是實到這箇
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己根脚
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許與汝作解會
與汝作疑惑況汝等各各當人有一段事大用現前
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
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
鄉萬里受屈作麼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
漢阿誰無分獨自承當得猶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
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開口便好把特石驀口塞便
是屎上青蠅相似鬪咬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商量苦
屈兄弟古德一期爲汝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
言半句通汝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著些子筋
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
不保入息更有甚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珍重
上堂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

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漢打一捆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麼道理直饒你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折脚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手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不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入門拽杖便趨睦州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唇馬背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甚麼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得飯喫有甚堪共語處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汝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祇如雪峯道盡大地是汝自己夾山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洛浦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看日久歲深自然有箇入路此事無汝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祇爲汝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亦昧汝不得若實未得方便撥汝卽不可兄弟一等是踏破草鞋拋却師

長父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若未有箇入頭處遇著本色齧猪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齧嚼眨上眉毛高挂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不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這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屈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甚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前頭將甚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蟹手脚忙亂無汝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俗人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沙門合履踐箇甚麼事大須努力珍重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師對曰師上堂佛法也太煞有祇是舌頭短良久曰長也普請般柴次師遂拈一片拋下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見僧量米次問米籬裏有多少達磨眼睛僧無對師代曰斗量不盡上堂

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
自己光明自代曰廚庫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示衆
古德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己乃曰
遇賤卽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
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兩橛師曰直饒恁麼也好與
三十棒上堂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
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麼生若將佛意祖意這裏商
量曹谿一路平沈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底出來僧問
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餠餅曰這裏有甚麼交
涉師曰灼然有甚麼交涉乃曰汝等諸人沒可作了

見人道著祖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甚麼作
佛喚甚麼作祖且說超佛越祖底道理看問箇出三
界汝把將三界來看有甚麼見聞覺知隔礙著汝有
甚麼聲塵色法與汝可了了箇甚麼碗以那箇爲差
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物
物覲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麼事早是相埋
沒了也汝若實未有入頭處且獨自參詳除却著衣
喫飯屙屎送尿更有甚麼事無端起得如許多般妄
想作甚麼更有一般底如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
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祇管

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父母
師長作這去就這般打野槲漢有甚麼死急行脚去
以拄杖趂下上堂故知時運澆漓代千像季近日師
僧北去言禮文殊南去謂遊衡嶽恁麼行脚名字比
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漆相似祗管取性過
時設有三箇兩箇狂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
語句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釘
釘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擺動
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祗是自賺
有甚麼事近前上堂衆集師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

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
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
師曰這野狐精上堂拈拄杖曰天親菩薩無端變作
一條柳栗杖乃畫一畫曰塵沙諸佛盡在這裏葛藤
便下座上堂我看汝諸人二三機中尚不能構得空
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麼我與汝註破久後到諸方若
見老宿舉一指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
頭便行若不如此盡落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實
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剎土中
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

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汝還會麼若不
會且莫掠虛然雖如此且諦當實見也未直饒到此
田地也未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驀
拈拄杖畫一畫曰總在這裏又畫一畫曰總從這裏
出去也珍重師一日以手入木師子口叫曰斲殺我
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
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
祇是饅頭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
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
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示衆曰十五日巳前

不問汝十五日巳後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日
日是好日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
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家見拄杖
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問新到甚處人曰新羅
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引手曰爲甚麼在
我這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踣跳僧無對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
裏螞蟻吞大蟲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
五日唱者如何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

師曰山河走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天地黑問
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
恁麼會時如何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問十二時
中如何卽得不空過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
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
一頌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如何是學
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
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你肚裏
曰和尚爲甚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
何是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黎公驗
分明何在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
我生死來問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如何得出家師曰
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怕
我不知問萬機喪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佛殿來與
汝商量曰豈關他事師喝曰這掠虛漢問樹凋葉落
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問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問古人面壁
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
裏看山師問僧近離甚麼處曰南嶽師曰我不曾與
人葛藤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有讀書人來報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
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
飯氣問承古有言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有向上關
楨子如何是向上關楨子師曰東山西嶺青問如何
是端坐念實相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撿上堂函蓋乾
坤目機鉢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曰
一鏃破三關僧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問如何是
玄中的師曰堊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骼又曰齒問
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問如何是啐啄機師曰響問
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
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露問鑿壁偷光時如
何師曰恰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要問承古有言
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
未了師曰確師垂語曰會佛法如河沙百草頭上道
將一句來自代云俱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
一說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
說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卽不難
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鑒卽且置作麼生
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
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師問嶺中順維

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曰拂前見
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却舉問僧汝道當初諾
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知禮也問僧甚處來曰禮
塔來師曰謔我曰實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師嘗
舉馬大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這箇爲主乃曰
好語祇是無人問我時有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
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
師曰西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打一掌僧曰
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師舉臨濟三
句語問塔主祇如塔中和尚得第幾句主無對師曰
你問我主便問師曰不快卽道主曰作麼生是不快
卽道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茆
來師曰刈得幾箇祖師曰三百箇師曰朝打三千暮
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
師便打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
師曰大衆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
日飯錢來有講僧叅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
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你道否
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
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自在僧經旬日復

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上堂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爲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還我話頭來上堂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悟得底麼出來對衆道看示衆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云百雜碎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

卽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示衆真空不壞有真空不異色僧便問作麼生是真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此是鐘聲師曰驢年夢見麼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瑄長老舉菩薩手中赤幡問師作麼生師曰你是無禮漢瑄曰作麼生無禮師曰是你外道奴也作不得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

得來師有偈曰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
喃知君大罔措示衆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有僧問
如何是大用現前師拈起拄杖高聲唱曰釋迦老子
來也上堂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
踣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脚跟下又曰這箇是祭
鬼神茶飯雖然如此鬼神也無厭足示衆一人因說
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舉便回去你道便回去
意作麼生復曰也好與三十棒上堂光不透脫有兩
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
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
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
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點檢將
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
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曰話墮也僧問如何是法身
師曰六不收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
何師曰金毛師子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
桶裏水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裂破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面南看北斗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
何師曰掃地撥水相公來師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

得麼師曰和尚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前包裹師到曹山見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師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山曰祇爲密密所以不知有師曰此人如何親近山曰莫向密密處親近師曰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師應喏喏師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尚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曰要道卽得見卽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僧舉灌溪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師曰舉卽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師到江州有陳尚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

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卽今問上座師曰
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
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
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
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
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
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
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
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
禮拜曰某甲罪過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機緣
語句備載廣錄以乾和七年巳酉四月十日順寂塔
全身於方丈後十七載示夢阮紹莊曰與吾寄語秀
華宮使特進李托奏請開塔遂致奉勅迎請內庭供
養逾月方還因改寺爲大覺謚大慈雲匡眞弘明禪
師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子祥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召入府
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纔綻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
方便師曰我王有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不

別曰恁麼則同也師曰不妨領話問諸佛出世普徧
 大千白雲一會如何舉揚師曰賺却幾人來曰恁麼
 則四衆何依師曰沒交涉問卽心卽佛示誨之辭不
 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麼生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畔有這邊無會麼曰不
 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衣到六祖爲甚麼不傳師曰
 海晏河清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
 上堂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劊地獄鑊湯
 處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天爲師若向衲僧門下
 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祇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
 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珍重問僧甚麼處來
 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曰一箇兩箇師曰
 好水牛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倚子
 曰這箇是倚子師以手撥倚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
 對師曰這虛頭漢雲門聞乃云須是我祥兒始得師將示滅白衆曰
 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
 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內外已否若如是會卽大地如
 鋪沙良久曰去此卽他方相見言訖而寂

鼎州德山緣密圓明禪師上堂僧堂前事時人知有
 佛殿後事作麼生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

函蓋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辯
若辯得出有叅學分若辯不出長安路上鞦韆地僧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
未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渾底流曰發後如何師曰幡
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
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踢
著那頭掀上堂與麼來者現成公案不與麼來者堦
生招箭總不與麼來者徐六擔板迅速鋒鋷猶是鈍
漢萬里無雲青天猶在上堂但叅活句莫叅死句活
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
句揚眉瞬目舉指豎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諍訛
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
恁麼則不謬去也師便打上堂舉臨濟示衆曰恁麼
來者恰似失却不恁麼來者無繩自縛十二時中莫
亂斟酌會與不會都盧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
人貶剝師曰古鏡潤一丈屋梁長三尺是汝鉢盂鎖
子潤多少上堂俱胝和尚凡有扣問祇豎一指寒則
普天寒熱則普天熱僧問已事未明如何辯得師曰
須彌山頂上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挂曰來後如何師曰金剛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開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曰祇這箇爲復別有師便打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便打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獼猴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獼猴入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并汝三人無繩自縛問如何是佛師曰滿日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衆總見師便打問無蹤無跡是甚麼人行履師曰偷牛賊問羶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獵屎狗曰挂後如何師曰獵屎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秋來黃葉落曰見後如何師曰春來草自青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峯和尚道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門曰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摑踣跳上梵天撥破帝釋鼻孔你爲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師曰和尚莫瞞人好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

門曰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師住後更不作法嗣書
祇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
井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如何
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祇
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自後忌辰果如所囑僧問
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問三
乘十二分教卽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是衲
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貪觀白浪失
却手橈問僧遊山來爲佛法來曰清平世界說甚麼
佛法師曰好箇無事禪客曰早是多事了也師曰上
座去年在此過夏了曰不曾師曰與麼則先來不相
識下去師將拂子遺僧僧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甚
麼師曰旣知清淨切勿忘却梁山觀別云
也須排却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禪師上堂舉拂子曰這箇接
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曰打鼓爲
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恁麼則舍
生有望師曰脚下水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
落有無時如何師曰東弗于逮曰這箇猶落有無師
曰支過雪山西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山曰麻
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問不可以智

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這箇野狐群隊問
如何是定師曰鰕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
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鷄
寒上樹鴨寒下水問豎起杖子意旨如何師曰一葉
落知天下秋師遊山回首座同衆出接座曰和尚遊
山巖嶮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得這箇力座乃奪却
師放身便倒大衆皆進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趁散
回顧侍者曰向道全得這箇力師一日訪白兆兆曰
老僧有箇木魚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爛木一椽
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絕師曰
此頌有成禡無成禡兆曰無成禡師曰佛與衆生不
別聾侍僧救曰有成禡師曰直得聖凡路絕聾當時
白兆一衆失色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
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爲甚却無師曰張公喫
酒李公醉僧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
失利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漢州綿竹人姓上官在
衆日普請鉏草次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
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這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
上座敗闕後明教寬聞舉歎曰須是我遠兄始得住

後僧問美味醍醐爲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
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甚麼處去來曰心
境俱忘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問北斗裏藏身意旨
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
曰清則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
藥師曰不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喫嚼看問如何
是室內一盃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
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
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
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
連牀上問如何是香林一脉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
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秤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
分別日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問萬機俱泯
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麼則不
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遊陸地時如何師曰發
言必有後救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
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
領會師曰千家萬戶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
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問如何是

無縫塔師曰合掌當曾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露也
問教法未來時如何師曰閻羅天子曰來後如何師
曰大宋國裏問一子出家九族解脫目連爲甚麼母
入地獄師曰確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早朝不審晚
後珍重上堂是汝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脚還識
得性也未若識得試出來道看若識不得祇是被人
熱謾將去且問汝諸人是汝參學日久用心掃地煎
茶遊山翫水汝且釘釘喚甚麼作自性諸人且道始
終不變不異無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
於何處諸人還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於這裏知得
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不慮一
任橫行一切人不奈汝何出言吐氣實有來處如人
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不得他元本契書終是
不穩遮莫經官判狀亦是不得其奈不收得元本契
書終是被入奪却汝等諸人參禪學道亦復如是還
有人收得元本契書麼試拈出看汝且喚甚麼作元
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靈利底纔聞與麼說著便
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千般巧妙記持解
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汝自己天地差殊且去衣
鉢下體當尋覓看若有箇見處上來這裏道看老僧

與汝證明若覓不得且依行隊去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璫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客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師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塔于本山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叅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地作個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住後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祇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甚麼處師曰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

賣鞋老婆脚趂

郎擊切

趂

七亦切

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

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子問

僧甚處來曰汝州師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曰踏

破幾緇草鞋曰三輛師曰甚處得錢買曰打笠子師

曰叅堂去僧應喏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見

之不取思之三年僧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

曰道士著黃甕裏坐問非時親覲請師一句師曰對

衆怎生舉曰據現定舉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甚

麼處師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問蓮

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

師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金州客曰

用者如何師曰伏惟尚饗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

曰用駕車漢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雲裏

楚山頭決定多風雨問海竭人亾時如何師曰難得

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文殊

普賢來叅時如何師曰趨向水牯牛欄裏著曰和尚

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全憑子力問如何是正法眼師

曰紙撚無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柳栗木

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竇入布衫問如何是佛師曰

灼然諦當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師曰甕裏石人賣

棗園問如何是洞山劍師曰作麼曰學人要知師曰
罪過問乾坤休著意宇宙不畱心學人祇恁麼師又
作麼生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畱船問大衆雲臻
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
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甚麼處
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
則不成二則不是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闍
黎到來幾日也問但有纖毫卽是塵不有時作麼生
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
患耳聾問悟本無門如何得入師曰阿誰教汝恁麼
問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主請開堂纔升座維那白槌
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曰果然不識鈍置
殺人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適來道
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復曰大衆且道鈍
置落在阿誰分上師同明和尚在衆時聞僧問法眼
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鷄冠花或曰貼肉汗衫
三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
曰是師曰鷄子過新羅便歸衆時李王在座下不肯

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罷備綵一箱劔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賞雜綵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劔法眼陞座師復出問今日奉敕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曰鷄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燈問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有甚竒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鸞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擬議師打一座具便歸衆師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隨州雙泉郁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回頭終不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未語先分付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連根猶帶苦上堂初祖不虛傳二祖不虛受彼彼大丈夫因甚麼到恁麼地便下座後住舒州海會僧問如何是舒州境師曰浣水逆流山露骨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地有毒蛇沙有虱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白日沒閑人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山高不礙白雲飛問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聽老僧一
偈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
般妙不是謳阿不是經問如何是色空師曰拾取落
花生舊枝問如何是一塵師曰滿目是青山問如何
是毗盧藏中有大經卷師曰拈不得曰爲甚拈不得
師曰特地却成愁

韶州舜峯義韶禪師僧問正法無言時如何師曰言
曰學人不會乞師端的師曰兩重公案曰豈無方便
師曰無禮難容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出東
方月落西僧正到方丈曰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
窟正曰放猫兒入好師曰試放看正無對師拊掌笑
師與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宿曰囊中若有青
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此土
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
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上堂衆聞板聲集師
因示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叅旣善分時節吾
今不再三便下座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金粟如來爲甚麼却降釋迦
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瞻部洲事又作麼生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五
二
師曰黃河水急浪花麤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叅大光敬玄禪師乃曰祇是箇草裏漢遂叅福嚴雅和尚又曰祇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景祐四年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闡宗風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爲人師曰莫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曰莫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若師曰黃泉無老少曰春來草自青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吽吽問臨濟舉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衆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此意如何師曰乾柴濕菱僧便喝師曰紅燄炎天上堂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

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叅
金陵清涼智明禪師江南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
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曰國主在
此不敢無禮

潭州南臺道遵法雲禪師上堂從上宗乘合作麼生
提綱合作麼生言論佛法兩字當得麼真如解脫當
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
一言纔啓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
說法現前於此明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
挂壁上問如何是真如含一切師曰分明曰爲甚麼
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
師曰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真紅
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時如何師曰諦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益州人也開堂日雲門和尚躬
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
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
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
句師曰因風吹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

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曰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恁麼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法王劔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殿裏璨真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卽違佛教不殺又違王敕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嘗親問法要錫慧真廣悟號將示寂告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山頂預修墳塔洎工畢以聞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也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韶州資福詮禪師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答這話曰爲甚麼不答師曰不副前言問覲面難逢處如何顧鑒咦乞師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則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且領前話廣州黃雲元禪師初開堂日以手拊繩牀曰諸人還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五
三十三
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老僧陞座去也師便
坐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上堂古人
道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山僧卽不然觸目未曾
無臨機道甚麼珍重

廣州龍境倫禪師開堂陞座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
會頭上更增頭若不會斷頭取活僧問如何是龍境
家風師曰豺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
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問僧甚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
作麼生是黃雲郎當媚癡抹躑爲人一句僧無對示
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

韶州雲門山爽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
萬歲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禪師上堂良久僧出問白雲一路全因
今日師曰不是不是曰和尚又如何師曰白雲一路
草深一丈便下座問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皂莢
樹頭懸風吹曲不成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曰
作牛作馬

韶州淨法禪想章禪師廣主問如何是禪師乃良久
主罔測因署其號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
雖明不鑿覆盆之下問旣是金山爲甚麼鑿石師曰

撰述
三十一
金山鑿石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曾題卍字
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有人指壁上畫問既是
千尺松爲甚麼却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
問隔牆見角便知是牛時如何師便打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問太子初生爲甚麼不識
父母師曰迥然尊貴

英州大容謹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還我一
滴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宮中三春
草問如何是真空師曰拈却拒陽著曰如何是妙用
師乃握拳僧曰真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問
長蛇偃月卽不問匹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
會麼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既是大容爲甚麼赴
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溪多盪擗問如何是古佛
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師曰去師與一老宿相
期他往偶因事不去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
吠時天未曉金鷄啼處五更初問丹霞訪居士女子
不攜籃時如何師曰也要到這裏一轉問如何是羅
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韶州雲門常寶禪師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有
揀擇者麼時有僧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
是一乘法師曰日月分明曰學人不會師曰清風滿
路

郢州林谿竟脫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
湖賓曰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人笑汝問如何
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曰富貴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
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
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
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何是塔
中人師曰龍興寺

韶州廣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因
風吹火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妄心無處卽菩提
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曰不會師
曰妄心無處卽菩提

韶州長樂山政禪師僧問祖師心印何人提掇師曰
石人妙手在曰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曰木人整不齊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次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

撰述
三十五
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
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
風射破牕鳴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
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
曰迢迢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
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卽
今是甚麼意僧曰恰是師便喝

瑞州黃檗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
天下人作榜樣問如何是佛師曰眉麤眼大上堂良
久曰若識得黃檗帳子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信州康國耀禪師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
汝向髑髏後會始得曰古人道髑髏裏薦取又如何
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恁麼則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
曰莫謾語

潭州谷山豐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雪嶺梅花綻雲洞老僧驚上堂駿馬機前異遊人
肘後懸旣叅雲外客試爲老僧看時有僧纔出師便
打曰何不早出頭來便下座

穎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了問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向甚麼處去如何謝對師曰久後遇作家分明舉似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卽不恁麼問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鼎州滄谿璘禪師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門和尚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因事示頌曰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彊移箇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瑞州洞山清稟禪師泉州李氏子叅雲門門問今日離甚處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金陵主請居光睦未幾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開堂日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好箇消息祇恐錯會時有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却

蘄州北禪悟通寂禪師上堂拈拄杖曰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問僧

撰述
甚處來曰黃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
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卽
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趨出問如何是佛師曰
對面千里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
撒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
就師曰祇爲眠霜臥雪深曰恁麼則罷息干戈束手
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在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
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主人相師問如
何是至極之談師曰愛別離苦

湖南湘潭明照禪師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
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謾勞神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禪師僧問如何是相輪峯師曰
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鼕鼕鼓曰學人不會
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與元府普通封禪師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五
三十一
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
戶內無燈午夜明

韶州燈峰淨源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真
如大衆若得真如卽隱却山河大地若不得卽違古
人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看若道不得不如各自
歸堂珍重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三家村裏兩
兩三三曰來後如何師曰千斜不如一直問諸法寂
滅相卽不問如何是世間相師曰真不掩假問如何
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韶州大梵圓禪師因見聖僧乃問僧此箇聖僧年多
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曰這竭斗不易道得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聯師當第幾師曰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水陸不涉者
師還接否師曰蘇嚕蘇嚕師問新到南來北來曰北
來師曰不落言詮速道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
會鄉談師曰叅衆去僧曰灼然師曰更踣跳便打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甚麼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黎不是
問僧近離甚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劔來否僧
展兩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仙元來却是樗蒲漢問

如何是鵝湖家風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麼則謝師周旋去也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師曰青楊翻遞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一併淥水安牕下便當生涯度幾秋曰如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二境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寒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麼則到也師曰深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如何是真如師曰點鐵成金客聞名不見形曰恁麼則禮謝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猶存問承古有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卽東道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韶州慈光禪師僧問卽心卽佛誘誨之言不涉前蹤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麼生曰恁麼則學人罔測去也師曰龍頭蛇尾

韶州雙峯慧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非時爲人一句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便打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輓芥投針時如何師曰落

在甚麼處

梁山云落
在汝眼裏

問不犯詞鋒時如何師曰天台

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韶州雲門法球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大道師曰當時妄想至今不絕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長空不匣鋒鋦色曰用者又如何師曰四海唯清日月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頭上脚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東西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色卽不無作麼生是珠曰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風吹菱花曰見後如何師曰更雨新好者

韶州佛陀山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簸土颺塵

連州慈雲山深禪師僧問寶鏡當軒時如何師曰天地皆失色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扣牙恐驚齒

廬山化城鑒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正法眼師曰新羅人迷路上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禪德且作麼生是涅槃門莫是山僧這裏聚會少時便爲涅槃門麼莫錯會好諸禪德總不恁麼會莫別有商量底麼山僧這裏早是事不獲已向諸人恁麼道已是

相鈍置了也更擬踏步向前有何所益諸禪德但自無事自然安樂任運天真隨緣自在莫用巡他門戶求覓解會記憶在心被他繫縛不得自在便被生死之所拘何時得出頭可惜光陰倏忽便是來生速須努力時有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師曰柴鳴竹爆驚人耳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家犬聲獐夜不休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月照舊房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不欲說似人曰爲甚麼却如此師曰家醜不外揚問如何是和尚尋常爲人底句師曰量才補職曰恁麼則學人無分也師曰心不負人問佛法畢竟成得甚麼邊事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向上關楨子師曰拔劍攪龍門

廬山護國和尚上堂曰有解問話者麼出來對衆問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便歸方丈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又曰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諸上座作麼生理論朝夕恁麼上來向諸上座說箇甚麼卽得若說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律師若說世諦因緣又非僧家之所議若論佛法從上祖宗多

少佛法可與評量總不如是須知各各當人分上事
作麼生是諸上座分上事知有底對衆吐露箇消息
以表平生行脚叅善知識具爍迦羅目不被人謾豈
不快哉還有麼良久云若無人出頭買賣不當價徒
勞更商量珍重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雲遮海
門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擘破鐵圍山

廬州天王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師曰高座
不曾登曰登後如何師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
文長付在來日東家籬西家壁自己分上又作麼生
僧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師曰風雨順時
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師曰稻麻竹葦

廬州慶雲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如何是
直截根源師曰十進九退曰如何卽是師曰何日得
休時問一言道斷時如何師曰未是極則處曰如何
是極則處師曰冬後一陽生問諸法實相義和尚如
何說師曰口挂東壁上問佛令祖令今已委向上機
鋒事若何師曰令曰學人不曉如何指示師曰收
岳州永福院朗禪師問僧汝是甚處人曰荆南人師
曰還過公安渡也無曰過公安渡師曰汝何不判公
驗曰和尚何得特地師曰爭奈岳陽關頭何僧無語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五
四十三
師便打

郢州芭蕉山弘義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
舉起分明曰如何受持師曰蘇嚕悉哩問學人非時
上來乞師一接師曰汝是甚處人曰河北人師曰不
易過黃河

郢州趙橫山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長
連牀上喫粥喫飯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平地看高
信州西禪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天
上有星皆拱北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大地坦
然平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春生夏長問古殿
重興時如何師曰一回春到一回新

廬州南天王海禪師僧問如何是一體真如師曰五
郎手裏鐵彈子問十度發言九度休時如何師曰口
邊生荆棘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半路好抽身

桂州覺華普照禪師僧問大千世界爲甚麼轉身不
得師曰誰礙闍黎曰爭奈轉不得師曰無用處問聲
色二字如何透得師曰虛空無變易日月自紛拏問
如何是真如涅槃師曰秋風聲颯颯澗水響潺潺上
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然燈佛不如闍黎總似今日
老胡絕望闍黎不如然燈佛於此明得大地微塵諸

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宿一時拈來山
 僧拄杖頭上轉妙法輪於此明不得百千諸佛穿你
 鼻孔西天二十八祖透過你髑髏還知麼若不知山
 僧與你指出良久曰山河大地有甚麼過久立珍重
 益州鐵幢覺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光
 剃頭淨洗鉢問如何是道師曰踏著曰如何是道中
 人師曰退後三步問諸佛出世當為何事師曰截耳
 臥街

新州延長山和尚

後在龍景山
真身現在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醜拙不可當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瓦罍竹
 筴問從上古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在山間即居樹
 下曰未審成得箇甚麼師曰汝還知落處麼僧無語
 師便打

眉州福化克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山僧這
 裏不曾容易對闍黎曰如何得相承去師曰白雲雖
 有影綠竹且無陰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
 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汝試道看曰比來請益豈
 無方便師曰將謂是海東舶主元來是北地番人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字路頭華表柱曰學人不
 會乞師再指師曰君自行東我向西

眉州黃龍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關楸子師曰少人踏得著曰忽踏得著時如何師曰汝試進前看僧便喝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香林師曰在彼多少時曰六年師曰世尊在雪山六年證無上菩提汝在香林六年成得箇甚麼僧無語師曰移厨喫飯漢

衡州大聖院守賢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五通廟裏沒香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南斗七北斗八

舒州天柱山和尚上堂曰莫有作家戰將麼試出來與山僧相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山僧打退鼓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敗將不戰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荆南人曰是師曰祇見波瀾起不測洞庭深

韶州雲門山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罔測微旨遂造雲門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師擬議門拓開乃示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轆中泥師因斯大悟即便禮拜自此依雲門爲上座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穿靴水上行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曰南瞻部州北鬱單越曰學

撰述
五燈會元卷之五
四七
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朝遊羅浮暮歸檀特

郢州纂子山菴主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朝看
東南暮看西北

青原下八世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
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爲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
將何報答師以手撚髭曰有髭卽撚無髭又如何師
曰非公境界

連州寶華和尚上堂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南不審
日銷萬兩黃金雖然如此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
界是箇木羅漢幡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
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問僧
甚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日近來合
得一甕醬師喚沙彌將一椀水來與這僧照影因有
僧問大容曰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容
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這老凍餼
作恁麼語話容聞令人傳語曰何似奴緣不斷師曰
比爲拋輓祗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堦下過師乃

敲繩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詰之僧無語師便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衆無對

韶州月華山月禪師初謁白雲雲問業箇甚麼曰念孔雀經雲曰好箇人家男女隨鳥雀後走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卽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上堂舉一句語徧大千界還有人會得這箇時節麼試出來道看要知親切良久曰不出頭是好手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王不識曰意旨如何師曰隻履西歸師入京上堂有一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有一老宿上法堂東西顧視曰好箇法堂要且無主師聞乃召曰且坐喫茶宿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測宿曰恁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僧問今日供養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容曰三道寶堦何似箇火路師曰甚麼處不是

英州樂淨舍匡禪師上堂良久曰摩竭提國親行此
令去却擔簦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
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
是樂淨境師曰有工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
來將何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龍門
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人不會師曰喚
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
曰如何是末師乃豎指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月
團圓菩薩面庭前櫻樹夜叉頭僧辭師問甚處去曰
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有何言教汝作麼生祇
對僧無語師代云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因普請
打籬次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爲甚麼却攔
截師曰牢下撇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僧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伯牙
雖妙手時人聽者希曰恁麼則再遇子期也師曰笑
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日靈山一會梵王爲主
未審白雲甚麼人爲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則法
雨霧霓群生有賴師曰汝莫這裏賣梔子

韶州白雲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之意師曰
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崖州路上問知音

德山密禪師法嗣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上堂直鉤釣獰龍曲鉤釣蝦蟆
蚯蚓還有龍麼良久曰勞而無功僧問寶劍未出匣
時如何師曰在甚麼處曰出匣後如何師曰臂長衫
袖短問古人拊掌意旨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
子

南嶽南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
寸龜毛重七斤

鼎州德山紹晏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桃源水遶白雲亭上堂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
上師子全身且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
少一毛頭上師子全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得與
汝拄杖子天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却汝頭大
海水溺却汝身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
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
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上堂僧出曰請師答話師曰好
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問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
苦口爲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伸此問焉辯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五
五十一
我師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

巴陵乾明院普禪師僧問萬行齊修古人不許不落
功勳還許也無師曰一日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
三十年後

興元府中梁山崇禪師僧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時
如何師曰紅鱗掌上躍

鄂州黃龍志願禪師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
師曰一片燒痕地春入又逢青

益州東禪秀禪師僧問既是善神爲甚麼却被雷打
師曰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問如何是一代時教

